

金陵行

鄭政恆

列車的窗子外，除了油菜花田，種植的大概都是小麥。風吹過，偃息了一列的花草，好像海岸上的疊疊波浪，在躁動中展現壯觀的秩序。

我坐在「5056次」的火車，就是從溫州到南京去的列車。

我在無錫登車，車廂的座位都快滿了，我拉著舅舅找位置，坐下不久，車就離開了站台。由無錫開始，列車還要走三個半小時，中途還有數個「大站」：常州、丹陽和鎮江，火車總要停下來，讓乘客都上來了，然後哨子一響，列車再動，人們的面孔就變得平靜了。他們都不希望因為列車的延誤而耽擱了旅途。

這一班列車屬「空調普快」，相對於特快的火車而言，實在緩慢。我望著窗外的田野，春天暖和，花都開得燦爛，有時一隻牛或羊從田野跑出來，嚼食早上的陽光。其實，窗外的景色都是大同小異，看得太多只會令人感到一切平凡無奇。身旁的老幹部太清楚了，掏出一本武俠小說正看得入神。舅舅買了一杯茶，呷了一口就合上眼小睡一會。

列車到了常州。一對農家夫婦坐在我身旁，那婦人抱著一個小男孩，還穿著開襠褲。

火車動了，景物又再移動。反正風景都給我看膩了，我轉而觀察那個小孩子。

小孩子拿著油條，一口一口地吃。吃了一會，忽然哭起來了，媽媽抱著她，逗他，但他一直在

哭，沒完沒了的。小孩的父親很木訥，從來不說一句話。

提溫開水的人來了，小孩的父親給她一塊錢，她就將水倒進奶瓶裡。小孩的眼睛一亮，彷彿不再哭了，還立刻伸出小手，從父親的手中搶過奶瓶。不數分鐘，奶瓶便空空如也。

「地圖、地圖、南京地圖……」

舅舅立刻給我買了一張，讓我劃下這一趟南京旅程的路線。由於時間根本不多，只能在南京逗留數個小時然後轉乘飛機回香港，（父母還在無錫，他們要探望表姊），所以，我選擇了夫子廟、秦淮河、烏衣巷和瞻園四個地方，再翻查公共汽車的路線圖。從車站到夫子廟的車子很多，也不怕找不到。

列車走了三個半小時，終於抵達南京。

從站台走到行人甬道，再跑到公車站，找到了往夫子廟的公共汽車，我拉著舅舅，和他一起登上車。車就開動了。

公車繞過玄武湖，沿著中央路和中山路，經過了有六百年歷史的鼓樓。從前，擊鼓聲有報時的作用，市民都靠它知道時間。我看看手錶，路途雖然不遠，但公車也走了差不多半個多小時。

公車到了中華路的終站，舅舅和我立刻到夫子廟毗連的「老正興」菜館吃午飯。然後，在廟外拍了一些照片，總算是到了目的地。夫子廟就是

孔廟，也是古時的教育及文化中心，始建於宋代，其後經過不少加建和修復的工程，也興建了大照壁、石欄、牌坊、亭閣等附屬的建築。但是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恐怕是夫子廟一帶的發展日趨商業化，商店林立，行人熙攘，使夫子廟的外觀和周遭顯得格格不入——夫子廟也有無可奈何的時刻。

廟的前方是一個廣場，而廣場的前方就是秦淮河。按《太平御覽·輿地記》說，秦始皇開運河引淮水入長江，所以這一條運河就命名為秦淮。當然，現實並不是這樣，秦淮自古已有，並非開鑿而成。

說起秦淮，總勾起人們對六朝金粉的懷想，而杜牧的詩句：「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」，使人如進霧中，駛入幻想的境域。

可惜舅舅和我到達秦淮的時候，不是在唐代，也不是在宋朝。今天的秦淮只有粗鄙的遊人，拿著「大聲公」叫嚷的導遊，喝可口可樂的小孩。斗大的麥當勞標誌遮蓋了酒旗，商店的揚聲器播放節奏強勁的跳舞音樂。

此時，正是日照當空，天氣也特別炎熱。我站在橋岸上，唯有望著停泊著的畫舫，臆度當年的槳聲燈影……

所有美好的景象都只屬於詩詞與歷史圖片，而我們親身經歷與瀏覽的，大概是美好事物的殘影，在等待消磨淨盡。也許朱自清說得對：「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，畫舫凌波的光景了。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。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，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，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像使然了。」

過了文德橋，前面是烏衣巷，巷口立著一塊石碑，碑上的詩正是劉禹錫的名作：

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
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

站在烏衣巷口，看小巷的外面都站滿人，更找不到燕子了。走進巷裡，喧嘩的人聲竟隔絕於外，我感到這裡的蕭條冷落，原來遊人都不進來，只在巷口張看。

烏衣巷見證了大氏族的生活，也許它仍在緬懷過去的光彩，仍在尋索王導與謝安的步履，還有常穿黑衣的王謝子弟。舉目一看，巷的中央正是王謝古居，可惜時間不夠，不能逗留太久。瞻園才是真正的目的地。

在烏衣巷的出口右轉，進入瞻園路，不消五分鐘就到達瞻園了。

瞻園建於明代，就是朱元璋賜給開國功臣徐達的西花園，太平天國定都南京，瞻園成了東王楊秀清的府邸。瞻園面積不大，但名氣不弱，它和豫園、留園、拙政園、寄暢園並稱「江南五大名園」。瞻園的假山藝術很聞名，有「園以石勝」之譽，但我還是覺得瞻園的設計和假山都平凡無奇，和拙政園相比，更是差遠了。舅舅和我繞了一個圈子，就走進「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」。

博物館中的文物很多，最引人入勝的是民間藝術，好像壁畫〈鶴壽圖〉和〈孔雀牡丹圖〉，既簡樸，又栩栩如生，而運筆也絕不馬虎。描繪山水的〈防江望樓圖〉和〈江天亭立圖〉也毫不遜色，望著滔滔江水，彷彿聽見船行的微聲。珍貴的文物如天王洪秀全玉璽和《天朝田畝制度》的刻本，尤其難得一見。這些文物實在沈重，它們都反映了一代理想主義者的夢，他們吶喊「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」，求盼「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」，誰也想不到人性的乖劣，內鬨紛爭，夢想很快就幻滅了。我們只能記著的，就是他們曾經奮戰。

人們說，我們這一代人再沒有夢想，但是，我們是多麼害怕失敗。當我們得到愈多，生活愈富裕安逸，就愈怕失去，因為，我們再沒有以往的遺產——人的溫情和故國的文化，這些都一去不返了。人們都急於攫奪眼前的東西，夢想，只能成為高尚的字詞。太平天國的覆亡也是如此。

離開瞻園，舅舅送我到車站，母親曾經囑託他照顧我。她總是不放心我一個人回香港。到了車站，也不好讓舅舅陪我到機場了，我將地圖塞進他懷裡，他還要找車子回揚州去。

「二時半，舅舅，我要登車了。」我說。

「好的，你自己要小心，不要亂走。」他說。

在他們眼中，我還是一個小孩子。

「我登車了。」我說。

舅舅執著我的手，很緊很緊。畢竟，我是他妹妹的兒子，而且我們倆都不知道何時再見。

我登車了。他仍一再看著我，直至車子駛過了第一個路口。

評審的話

董橋：文化之旅，淺淺著墨，自見氣韻。

劉再復：若干遊記，此篇寫得較好。

得獎感言

去年復活節，我再到南京旅行，雖然是「再」，但兩次都是匆匆經過，加起來都沒有四十八小時，對南京的了解依然很皮毛，很表面。第一次遊南京，是初遇，沒有留下甚麼印象，可算是白走一趟了，再遊南京，感受深刻了一點點，可惜時間有限，始終未能去更多地方，看更多人事。我期待著第三次的金陵行，可以在樂聲燈影裡沿著秦淮河，溯流而上。



【城市文學節與會嘉賓閒談】（本刊攝）